

有人说“岁月是一把刀”，刻画出眼角皱纹的同时，也雕刻出精致而有趣的人生。90、87、82，既是三个普通的数字，也是文中三位老人的年龄。这一把岁月的背后，有着别样的故事。

横竖撇捺勾 挥毫写人生



□本报记者 於徐阳 实习生 叶佩佩 文/摄

这是一间透亮的房间，20平方米大小，位于横街镇洋屿村农村文化礼堂三楼，它有着专属名字——文化礼堂书画室。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书画作品，砚台里的墨汁尚未干透，桌边堆放着宣纸，笔架上悬挂着一支支型号各异的毛笔。

一连串略微缓慢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今天要采访的三位主角出现在楼道口，虽已是耄耋之年，个个精神矍铄，与记者热情地打起了招呼。

“这三个老人，可是我们村的宝。”洋屿村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员罗天亮笑道，“他们可是在建文化礼堂之初，大家一起出谋划策‘集’来的，也正因为有他们，才专门设了这房间给他们写字，练练笔。”



潘学富——必然中的必须
搜索关键词：一辈子

梅兰竹菊的四首小诗，敬老爱幼的“三经字”……这些颇具风格的书法作品皆出自眼前这位82岁的罗邦辉笔下。

“说来你也不信，我只有读到小学二年级，严格上来说，两年还差两个月。”罗邦辉的一句“自我爆料”让记者大跌眼镜。

“那这些字怎么写的？又是怎么练的？有谁教你的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写的？”有太多的疑问急待罗邦辉解答，他倒不急，娓娓道出了自己与书法的“邂逅”。

在罗邦辉6岁那年，母亲去世，10多岁，父亲也去世，相继的家庭变故，让他不得不住到了已嫁人了的姐姐家中。

贫困是那个年代统一的“标志”，早早懂事的罗邦辉在9岁那年开始学习织帽，赚些钱贴补家用。直到有一天，邻居提醒姐姐应该让罗邦辉念点书，11岁的他作为超龄学生被安排在一年级，但书读不到两年，生活的艰辛再一次“派”他去糕饼店当学徒。“当学徒也是排队靠人情抢来的，因为店家会管三餐饭。”此后，罗邦辉算是“自立门户”能自己养活自己了。

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罗邦辉才有机会到夜校读过一段时间的“速成班”，聪明的他在300多人的考试中脱颖而出，以第三名的成绩获得夜校老师的资格，工作了一段时间。

“虽是老师，但有些字自己也不认识，为了补充知识，就常借书来看，遇到不懂的，就摘抄出来请教别人。”罗邦辉就这样在日积月累中丰富着自己，但养活全家9口人的压力让他辞去了教师一职，另谋他职，这期间，他还做过豆腐到集市里卖。

从罗邦辉前半生的经历来看，似乎过着只顾柴米油盐的生活，与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完全不沾边。而从未拿过毛笔的罗邦辉，更是以不曾预料的巧合，在1997年65岁时，拐了个弯，让筛豆子做豆腐的手拿起了毛笔。

当时，村里一间庙里写“牒”的师傅因事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便让曾经做过老师、识得几个字的罗邦辉代笔一段时间。代写的工作并不难，只要在“牒”上写对方的名字及日期便可。就是这一次代写，让年近古稀的罗邦辉从此爱上了书法。

宣纸、毛笔、墨汁等家伙事儿买齐后，罗邦辉开始随心所欲地在纸上“涂鸦”自己的心情。见自家老头写得高兴，儿子建议老爸得先买本字帖来临摹，毕竟得有模有样才行。可罗邦辉倒“倔强”了：“干吗要模仿别人，自己有自己的风格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什么时候等我写出名了，叫别人模仿去。”

罗邦辉就这么随性地写，如今，倒写出了自己的调调。现在但凡有空，他总会到书法室里来练练笔，舒缓舒缓心情。有时见报刊杂志上有书法比赛的消息，他更是大胆地寄去作品，还荣获了不少奖项。2008年11月，他的书法作品《抗震救灾众志成城》、《梅兰竹菊》在“中国龙·国际华人书画文学艺术大赛”中分别荣获老年组一等奖和三等奖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去洋屿村逛逛，眼尖的人或许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不少户人家大门口张贴的春联，均出自潘学富之手。

“去年年末镇宣传办组织了一次送春联活动，邀请了我们这些会写的，还有横街镇中小学的学生和退休干部，共二三十个人去现场，场面很热闹。结果，要春联的人太多，整整站着写了一上午，累得我腰直了。”潘学富呵呵地笑了笑，不过这样的累，他还是相当“熟悉”的，因为早在许多年前，他就靠这门手艺卖过春联。“只要我卖春联，生意自然要比别家好许多，可这也麻烦，直到年三十晚饭时间都还有人等着要，总不能让他们等着。”潘学富只好一一满足每个人的要求，而等到最后一个顾客走时，往往已是春晚开始时分。因为吃不了一顿热乎的团圆饭，他狠了狠心，放弃了能赚些零花钱的机会。

如果说罗邦辉是“半路出家”的，那潘学富这位与书法有着一辈子情缘的人，可谓是“科班出身”了，这还得从他之前的本行说起了。

87岁的潘学富，耳聪目明，气质儒雅，与记者的猜想一致，他曾经是横街镇小学的一名教师。

“那个年代，没有钢笔、圆珠笔，更别说水笔，当时只有毛笔。”学习用具的“局限”导致只能用毛笔来书写，写作业要用毛笔，写标语要用毛笔，什么都得用毛笔。潘学富说：“当年老师对大家的字要求极为严格，他老人家常说，‘字写得不好，不得了的’。”即使是数九寒天，墨汁结成冰块，双手冻得通红，还得在砚台里哈口热气，双手搓搓热，继续练字。

严师出高徒。工作后，潘学富的字还是很受认可的，凡是需要写写字的，学校领导第一个就会想到他。据说现在那所学校里，仍挂着一些潘学富留下的墨宝。

“好字得靠练，但也要学，与别人沟通交流，学别人的优点，弥补自己的不足。”如果这样算算，六七十年的书法功底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。

不过，潘学富说自己的蝇头小楷也相当漂亮，但现在写不了了。不是因为功力减退，而是受视力的影响，“看不到太小的字。退休前，我还在家里面画过一段时间的图纸，后来眼睛不如从前，图纸也就不画了。”

虽有些遗憾，但说话间，他拿起一支笔，蘸了蘸墨汁，提笔一气呵成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”。



潘普忠——老来乐 乐淘淘
搜索关键词：3个月上百幅



从时间跨度上来说，3个月与90年相比，那只是弹指一瞬。从年龄长度上来说，3个月和90岁，更是天壤之别，但短短3个月，却成就了90岁老人潘普忠与众不同的生活。

潘普忠的一位好友是某大学教授，擅长作画。去年年初，教授回乡会友，与潘普忠聊了一些自己作画的心得，没想这一聊却撩动了他的“蠢蠢欲动”。

2013年4月，潘普忠正式学画。毫无头绪、毫无基础的潘普忠要开始学画，首先得有找个启蒙老师，正愁无处拜师时，电视里正播放着一档书画类栏目，倒合了他的心，他还特地花了120元购回一套教学光盘，可后来觉得教的速度太快，没能掌握多少，便果断放弃此法。

还不如书来得实在，可以反复研读。什么样的线条要用什么型号的笔，要怎么上色，怎么起笔，怎么落笔，力道要用几分，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不同状态时的神情又有何细微差别，或许有些问题能在书中找到答案，有些则要靠自己琢磨。

说来也神奇，潘普忠就在3个月的琢磨中，竟然琢磨出了自己的第一幅画。有了第一幅画的信心，他就开始了第二幅、第三幅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，就创作了上百幅作品。“有些颜色丰富的画，上色要等到原色干透，这一等就要等一下午。”虽说时间长，但他倒愿意等待，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。”

细心的潘普忠，还将画作装订成册，而一些已经送人的画作，则拍照“留念”，以便以后别人看到喜欢，他还可以按原图再画一次。“能看得上我的画的，我都免费赠送。”

细细欣赏这些画作，可以明显地看出，潘普忠的画功在一点点进步，水墨画简单而有味道，彩色画生动而且形象，动物的神态，更是抓到了精髓。对于潘普忠来说，作山水画还欠“火候”，但花鸟虫鱼类的，以他目前的进展来看，还是相当上手的。孙子见爷爷画得起劲，便要了画作，装裱起来挂在公司里，每逢有客商到公司，总会在惊讶之余赞赏一番。

记者提议让潘普忠现场即兴作一幅画，没料他竟爽快地答应了，铺开画纸，看似随意地勾画、落墨，再细细地点蕊，短短6分钟，在老人的“挥洒”下，一幅栩栩如生的梅花图跃然纸上。落款处，“老来乐”三个字耐人寻味，“老年人不图别的，就图老有所乐。”